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12 魂归黄花岗

提要:

5月3日,这一天广州城上空乌云密布,细雨霏霏,街道上面行人稀少,整个城市都安静得让人近乎窒息。话议局前的气氛显得更加阴冷,潘达微和徐宗汉正在遗骸中忙碌,他们仔细地辨别死者的身份之后,便将遗骸装入车内,准备将他们送往红花岗埋葬。

一个清兵将领装扮的人勒住缰绳,却并不下马,犀利的眼神在徐宗汉和潘达微的脸上一扫而过,随即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潘达微闻言,举起“善堂”的旗帜,不露声色地道:“本人潘达微,乃是《平民报》的记者。”

那清兵将领大喝一声,道:“你这厮好大的胆子,竟敢为党匪收尸?”潘达微面不改色,仰起头,说:“党人也是人,人死以入土为安。若是任由其暴尸街头,不是天理不容?再说这天气渐热,万一要是尸体腐烂,引发时疫,岂不是要让全城的百姓都跟着遭殃?我将这些尸体拖去埋葬,应该不算违法吧?”

两个清兵头目听到“时疫”这两个字,顿时变了脸色,因为广州这时的天气确实已经比较炎热潮了,若是任由这些尸体腐烂,倒真有可能会引发瘟疫。清兵的队列里开始小声嘀咕起来,片刻之后,那将领指着车上的尸体,问道:“这里面有没有匪首黄兴?”潘达微故意揶揄地说:“没有。要有了当然好,我还想领赏去呢。赏格可不低呀!”

“嗯嗯嗯……”清兵将领觉得他的话有点怪,但又委实找不到什么毛病,“好,若是找到了匪首黄兴的尸首,要立刻报告!”“没问题,您就放心吧。”潘达微答应着。清兵将领一打马屁股,随着马的一声嘶鸣,一行人扬长而去,马蹄声渐渐远了。徐宗汉这才松了口气。黄兴脱险之后,为了避免敌人的继续搜查,凡是同盟会同志来询问黄兴下落的,她都一律告诉他们黄兴已经战死。

这时,有一具年轻人的尸体被翻了过来,徐宗汉见了,赶紧用手绢轻轻地擦净他脸上的血迹与灰尘。潘达微也走过去,心焦地问:“是一欧吗?”徐宗汉摇摇头,悲痛地说:“是美国回来的罗辉。”潘达微没有说什么,只是脸上的神情更加阴郁了。“来,把他抬上去吧!”徐宗汉拍拍潘达微的胳膊。

潘达微点点头,然后两个人一起抬着罗辉的遗体,无比轻柔地将其放在车上,最后又看了一眼,似乎在做告别。随后,两个人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天色如磐,细雨斜筛,在刑场附近的江面上,若隐若现地漂浮着不少就义同志的尸体。潘达微划着蓬船,徐宗汉坐在船帮上四下观看。

喻培伦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徐宗汉的手有些发抖,她抱着喻培伦的遗体,将他安置在船上。接着,又有一具尸体被抬上船……徐宗汉用手绢擦拭着他清秀儒雅的脸,正是林觉民!摸到他头部的铁钉,徐宗汉只觉得手颤心紧,她强咬着牙,双手的指甲已经嵌进了血肉,泪水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江面上,一片死寂,吱吱嘎嘎的摇橹声,枯燥而单调,撕人心肺。船上堆集起来的尸体,层层相叠,他们似乎是躺在一起睡着了,脸上没有惊恐,没有怨艾,只有平静。徐宗汉扬起袖子,将眼中的泪水擦拭干净。她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同时,她又为他们感到深深的骄傲。

广州起义前夕,黄兴将十路军改为四路军,约定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点30分同时举事,不料,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所率领的那三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动;新军、巡防营也未能参加战斗,所以,这次广州起义,实际上只是一百二十多名革命志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的一次殊死搏斗。一些人在战场上牺牲,一些人被俘后英勇就义,幸存者寥寥无几。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当晚,清朝两广总督张鸣岐便下令关闭各方城门,派兵把守各个重要街口,禁止一切行人往来。他还传令,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只要是能够杀掉革命党的,即以杀人多少来计算,每一颗人头赏一百零二元。尽管如此,广州市民仍有许多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正义行动,他们冒着全家被株连的危险,将革命党人藏在家中,或为他们引路,或给他们赠送衣食……正是在群众的保护之下,部分革命党人才得以脱离险境,没有丧生于这森严恐怖的广州城。

整个广州城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革命党人的遗骸散落在大街小巷,他们有的是在起义中英勇捐躯的,有的是被俘后从容就义的……天气逐渐炎热,这些遗骸已经面目全非,腐烂发臭,蝇虫萦绕。



提要:

据说康熙是悠悠帝制中罕有的英明君主。其14岁智擒鳌拜,20岁平定吴三桂叛乱,经天纬地,开疆拓土,一生功业,煌煌赫赫,居于九五之尊长达60余年,挥手为云,覆手为雨,皇天厚土都在其一掌之中,似乎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其实不然,康熙能统治万民,如烹小鲜,却对自己那十多个恩仇透了脑筋,好几次面对大臣,竟然泪眼婆娑,哭倒在地。

康熙那么多的子孙,个个虎视眈眈,觊觎那龙椅宝座,若谁等不及了,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前鉴在

在22岁时,就把才1岁的嫡长子胤礽立为太子,结果太子当了三四十年,康熙这个“皇阿玛”身体十分硬朗,使得太子大发牢骚,“做皇帝哪有做四十年的”!据康熙说,他每带太子出巡,总看到太子拿眼窥视他,弄得他常在睡梦中半夜惊魂。于是,康熙就把胤礽给废了,这么一废,就挪出了一个位置。

在权力角逐场,没有位置倒还太平无事,一旦空出了个位置,顷刻间就会“官荒马乱”的。康熙有十多个崽,个个都是龙种,个个都在“龙子”这个职务上干了几十年,谁没资格?谁没资历?康熙先前还搞“任命制”,胤礽被废后,他任命胤禔为太子,但胤禔一点也没懈怠,其心比前太子心还急,意向老子提出要杀死胤礽,并表示自己愿亲自“担此重任”,这可让康熙非常害怕,这小

6 无人眷顾的孩子

提要:

那些把精力集中在关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上的父母向孩子发出了一条十分强有力的信息:“你的感受不重要,只有我最要紧。”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照料和关爱,开始觉得自己是无人眷顾的——就好像自己根本不存在一样。

为了让孩子建立起自尊——让他们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占据着空间,而且自己还是重要的、重要的——他们需要父母明确承认他们的需求和情感。但是梅拉尼父亲的情感需求已压倒一切,他根本不可能注意梅拉尼的需求了。他一哭,她就来了,但他却没有回报。梅拉尼知道母亲看到了她写给“亲爱的阿比”的信,但在她面前却只字未提。来自父母双方的信息是响亮而明确的:对他们来说,她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梅拉尼学会的是用他们的感情,而不是自己的感情界定自己。只要能让他们高兴,她便是好人。反之,只要让他们感到不痛快,她就成了坏人。

结果梅拉尼在自己的成年生活中很难界定自己的身份,因为她独立的思想、感情和需求从未受到过鼓励。实事求是地说,她不清楚自己是何人或者应当对爱情关系寄予何种期望。

与我诊治过的许多成年人不同的是,梅拉尼在来我这儿以前,已经意识到自己对父母怀有某种怒气。此后我们便可以集中精力,梳理这种怒气,并正视她因在情感上遭到遗弃而产生的深切感受。她将要学会如何在为别人奉献方面有所节制,学会尊重自己的权利、需求和情感,学会重新成为被人眷顾的人。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对孩子缺乏情感的父母,而在实际生活中,父母一方的突然离去也会让孩子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我头一次遇到肯是在医院集体接受治疗的青年吸毒者中,这是一个瘦瘦的长着一双目光锐利的黑发青年。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显然可以看出,他极富才智,侃侃而谈,但也十分自卑。在整整90分钟的会议期间,他很难安稳地坐着,显得十分神经质。我让他会后留下来谈谈自己的情况,他

对我的用意心存疑惑,同我玩起街头恶棍的狡猾手腕来了。但几分钟后他看到我并无恶意,而是真心想减轻他的痛苦,说话时口气便软了下来。

我一直讨厌上学,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所以16岁时就应征入伍了,在军队里我染上了毒瘾。不知怎的,我的生活总是一团糟。

我问他他的父母在他参军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

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她对我这个想法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我想她能借此摆脱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总是惹麻烦,让她难过。她真是个好说话的人。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想干,她从来不管。

我又问他,在此期间,他父亲到哪儿去了。

我的父母在我八岁的时候离婚了。因为这件事,妈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总是觉得爸爸很棒,你知道吗,他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能尽到“父亲的职责”。我们常在一起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他甚至每过一段时间就带我去看比赛。听我说,这太棒了!他搬走的那天,我把眼珠子都快哭出来了。他对我说一切都不会改变,他还会来同我一起看电视,每个星期天都会来看我,我们依旧是好伙伴儿。我相信了他的话,我就是这么傻呀。头几个月,我的确经常见他……但后来就成了每月见一次了,再后来又变成每两个月见一次了……以后根本见不着了。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对我说自己确实很忙,他离开家大约一年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他同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女人结了婚,搬到外州去住了。我真是难以接受他有了新家这一事实。我想他更爱新家里的人,因为他很快就把我给忘了。

肯的硬汉子表象很快土崩瓦解了,显然他对于有关他父亲的这场谈话感到很不在意。我问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形。

那是在我15岁的时候,那件事我办得太糟了。我对寄圣诞卡厌烦了,决定给他一个惊喜。听我说,我太激动了,搭便车去了那儿——整整14个小时。到了那儿,我觉得他还是挺欢迎我的。我的意思是说,他态度挺好,但没什么太大的表示。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不自在了,就好像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一样。他让那些小孩子缠得脱不开身,我坐在那儿感觉真不对劲儿啊。你听我说,那晚离开他家以后我心情沉重。现在我还是很想念他,压根儿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一旦我从这儿出去,我还要再试一次。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将是男子汉与男子汉间的会晤。



◆书名:《中毒的父母》
◆作者:[美]苏珊·福沃德
克雷格·巴克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子对同根生的兄弟相煎这般急,那对直接妨碍他的“皇阿玛”谁说不会“煮豆燃豆箕”呢?所以康熙又将胤禔给废了。

痛定思痛,康熙感到这股任命制有弊病,他想扩大民主,搞“干部推荐”,这种方式当然不是“彻底的民主”,其民主还只抵达干部这一层次,这没有惠及群众,但这下确乎热闹了,各位“阿哥”各显神通,纷纷在干部中“拉选票”,其中“干部基础”最为深厚的要算皇八子胤禩,这个胤禩风仪最足,还很会培植党羽,不论满州贵族,还是朝廷大臣,甚至在皇子阿哥当中,都有不少支持者。大家把风都放出去了,说胤禩当太子既是众望所归,又是大势所趋,总之八阿哥的呼声是最高的。八阿哥深知,舆论只是一个方面,权力领域波诡云涌,所以他把事情还做得很老,他先召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户部尚书王鸿绪等满汉大臣商议,定好各人手上写个“八”字,叫其他人唱和之计。

而结果却让人非常背气。这一番“干部的民主”被康熙一票否决了,干部们怎么也没想到,“票数”这么集中,大大地触犯了忌讳。大家这么拥护胤禩,那将置康熙于何地?骆玉明对康熙此时的心态是这么分析的:“康熙虽然需要一位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但绝不能容忍这个继承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形成太大的势力,以至威胁他的权力。”康熙在龙椅上一屁股坐了六十年,那么肥缺的一个位置,要他退下去,他怎么心甘呢?群众没有呼声倒还好,还可无

限期地拖延下去,群众呼声这么高,让位之事拖得太久就太没道理。

功高震主,刘邦非得把韩信们“走狗烹”才睡得安稳,声高当然也会震主,康熙自然也要将胤禩拉下马来才高枕无忧。有人讲,肥水又没流外人田,胤禩还是康熙的恩呢。权力这个事情,是不能以常情而论的,当皇帝与当太上皇,感觉不一样。自己的位置稳不住了,那么“部下”的位置也休想坐得稳,要先把他拉下去再说,哪怕这“部下”是自己的崽!康熙因此觉得“干部推荐”这所谓的民主,还是不太符合国情,“政治体制”改革了一下,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呼声高的用不上去,这情形,看似费解,其实,既常有“枪打出头鸟”的老话验证,同时又多有“唱得越凶的越不可能高升”的事实佐证的。

当然,康熙终究是要死的,他虽然想“再活五百年”,但老天不会让他活得那么久,他的位置还得腾出来,还得有人去坐,这位置后来坐的,既不是首位太子胤禩,也不是大阿哥胤禔,既不是民主推荐得票最高的胤禩,也不是后来呼声特别高的皇十四子胤禩,是谁呢?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禛是怎么坐上去的呢?这是一件谁也说不清楚的事了,有人说胤禛最后毒死了康熙,篡位成功,有人说康熙本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禩,但胤禛做了手脚,在“十”字上加了一横,成了传位于四子。这事真假如何,因为在密室里干的,到现在谁也说不明白了。这事让咱们老百姓明白了一点:暗箭比明枪击中率要更高一些,暗箱操作比阳光行动其成功率也往往更大一些。



7 呼声与高升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II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焉,李世民与李建成玄武门喋血,就曾让两兄弟的亲爹李渊战栗,汗不敢出。我们今人马屁哄哄地要康熙“再活五百年”,康熙自然同意,他的恩同意吗?

也许真是和尚道士不能自用,和尚道士为人家打醮做道场,随心所欲地驱神策鬼,但用于自己家里却不灵验了。康熙翻天覆地的事情不在活下,但对自己的“家务事”大半辈子都断狱不清场。他